

重疊玲瓏，還見幾新梅柳。
試共移杖屨。惜惜坊陌人家，
定巢燕子，歸來舊處。
黯凝眸。因念箇人癡小，
乍窺門戶。侵晨淺約宮黃，
隨風吹袖，盈盈笑語。

羅忼烈箋注

周邦彥清真集箋

忼烈箋注

周邦彥清真集箋

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責任編輯・盛美娣
裝幀設計・余美明

周邦彥清眞集箋

書名・周邦彥清眞集箋

箋注・羅忼烈

出版發行・三聯書店香港分店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CO. (HK)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印刷・旭日（深圳）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上埗工業區

版次・一九八五年二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大三十二開(203×139mm)五八〇面

國際書號・精裝本 ISBN 962・04・0379・7

平裝本 ISBN 962・04・0380・0

© 1985 Joint Publishing Co. (HK)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宋周邦彦書

周邦彦

不彥
頓首啓前
辱

降顧間吟之中倍增
感懷負病屏臥造
謁不逮第深悚惕

不彥
頓首啓

▲《屏跡帖》(《三希堂法帖》)

武安公城大... 晉書... 田子茂墓志銘

朝... 刺史... 田子茂墓志銘

鈞

嘉祐己亥... 田子茂墓志銘

初... 田子茂墓志銘

凡十餘年... 田子茂墓志銘

雖合上士... 田子茂墓志銘

而內之... 田子茂墓志銘

謂軍曰... 田子茂墓志銘

猶勝大... 田子茂墓志銘

銀合秀... 田子茂墓志銘

有重三... 田子茂墓志銘

符... 田子茂墓志銘

上... 田子茂墓志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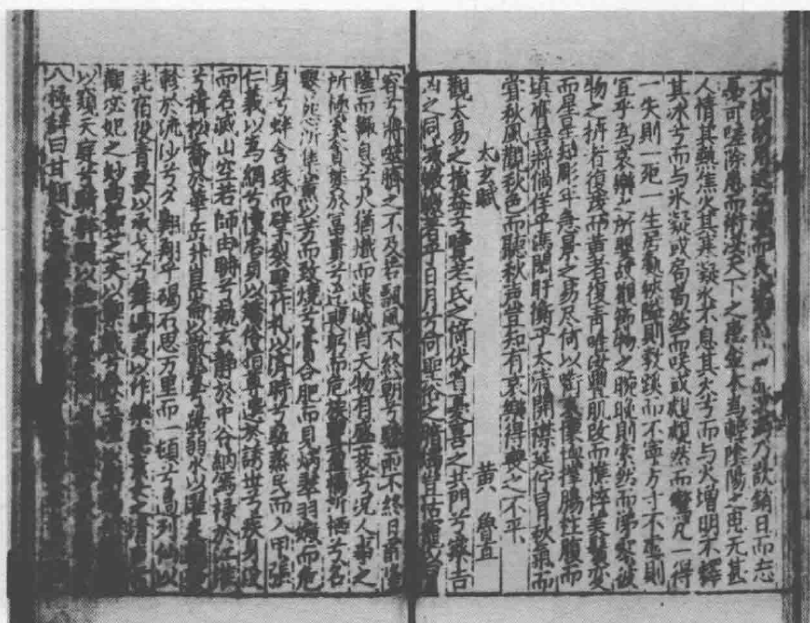
同... 田子茂墓志銘

虛... 田子茂墓志銘

伏... 田子茂墓志銘

不知... 田子茂墓志銘

上... 田子茂墓志銘



▲《續秋興賦·并序》(宋刊本《聖宋文海》)



▲《足軒記》(宋刊本《聖宋文海》)

[illegible]

其志者是非乎也夫而已矣是以有是則之
 復何朝哉子曰吾先王將建國以年長者邦是曰
 某年某月某日記
 熊六坐記
 始者君卿有通變而政令隨時以多寡不啻上舉下
 其百金而治之飲以樂酒此其所以為民也
 飲食之美者期月而來作肉與菜而飲不
 者也不食於外以至禮儀之以是為人之
 之者是姑不能食禮而足之則無
 風德所賸言之狀元所不至三
 曰及第者謂之進士子貢
 以是為人之志曰日大

而不釋斯道之或息維廬江之四李三隱於龍
眠維若人之仕蚤懷明月而麗川歲庚午而會梁誼
聞道之大用吸江漢以爲深累丘嶽以自重屢擊之
而首應西犯之而東抗棄旗鼓而不遂偃其陳之堂
堂偉道學之崇崛增懦夫之激昂觀出日於東方雖
於食馬而不吝無肯綮以自試居自喜於餘力彼覆
却之萬方期斯言之猶信水渾渾而進舟風剌剌
而侵裘恐事親之不勸則惟是之同憂

周

邦音

臣邦彥頓首再拜曰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

漫散迴淀清渚連漪大風過之則汨湧於渠濤奈
滔汰掀鼓漾溢不見津潦儻欄景以斷續漾金碧
而陸離恍渴渥與方壺帝令鬼鑿而神移其中
則有孤鶩荏蘆苗首蓮蓬寶蘋蘭華其魚則有鱣
鯉魴鮓鰱鯪鯢鯢鯽鯽鯽鯽鯽王鮪科斗魁陸
龜鼈鼈層含蜃巨螯容與相羊陰藻衣蒲其鳥
則有鴨鵝鵠鴒鷖鷗鷺鸕鷀鷄鷄鷄鷄鷄鷄鷄鷄
楚雀鸛鷁揮霍鸞鸞雉雉群鷄香啄其木則有
檟欂栳檟欂栳檟欂栳檟欂栳檟欂栳檟欂栳

不其不作無是雖不善者亦善之作與建立宜歸妙用步趨環仰者皆自理而及矣故曰十二時中奉取金書發之曰滿即集已露其誠十二時中萬善以呈觀四序之推移萬物之變化心中個體分明亦無非時此士大夫所未能信也余既為和理堂記又以時制之意附之以示異

清理堂

東郡由馬縣志雖今元起立遺址而存宋周美成笑焉

而後者窮於新定大江渺渺陸地險阻其警若與下溪清即平絕望山樓飛躍地萬室朝甯戶風與人俯仰長路滿其前大砥柱其後過室弁非有故不亡故傳金書庶民俗靖善善其產而易儲以成故關汴常關焉治者明以警其隱暴以保其良剛以舉其義無守取雖事以擾之其患詎能則視他郡焉易本漢郡陸今之為建德也資稟特和皆失其事既無三長知以不擾復憐之故能宜其民而守其地矣公事退乃休耕西堂以考理文提廣宏焉將嘗試過其堂則今在焉又往過之今亦在焉數過之無不在也進而語人曰自所謂舉士民之職不十於有司而能決其令也如此民對曰不然是誠在人焉爾爾應焉警警至治錄者輝之則政之則亂主靜者靜之則全統之則辟于室之已可使智者警三人之眾可使愚者悅況此一日之色之張我亦吾余之純教也清而不煩其匪處也安而理理民咸受之相戒以無犯然後上格舉民始良無關涉之勢如江山之勝事焉史之舉而若其快也舉聞之以美我是不可以無道堂故無名焉名之曰清理書其語以告來者以效斯民之意焉今名連字潛聖云建中靖國元年

平理堂 延平府志堂在小龍左堂之復平七月十日錢塘周事記

有通院所以為延賢之地湖州府三陽志即治公堂之復其室有二東曰平理北曰清心陽三陽志湖州即治府堂舊居平理堂西周侯機史遺于即治直北賓佑六年林機世焉即其地而新之馬堂七楹前有穿堂後有觀音閣新成縣志

佐理 府治其左曰平理堂治事之便廳也太守朱元應建舊馬東廳

東理堂 宋郭進卿事會臣張東理堂記 廣源列事亭居數月上水下地政見有關於是即其廳事之右策展發周之中擇地而精室焉以為燕休之所余焉以東理名之取荀野所謂君子安燕而血氣不惰之說也夫理之難辨譬猶金藏於沙玉藏於石辨強弱長短於驚寒之群君子之求之也必將遠近窮探不致古今而盡其況者明及

《睦州建德縣清理堂記》(明抄本《永樂大典》)

卷首語

周邦彥字美成，晚號清真居士，堂名顧曲，北宋錢塘（浙江杭州市）人，生於仁宗嘉祐元年（一〇五六），卒於徽宗宣和三年（一一二一）。其仕歷之可考者，則神宗朝官太學正；哲宗朝教授廬州（州治在今安徽合肥市）、荊州（州治在今湖北江陵市），知溧水縣（今江蘇溧水縣），又還京爲國子主簿，遷祕書省正字。徽宗朝，歷考功員外郎、衛尉寺及宗正寺少卿、議禮局檢討（兼職）、衛尉寺正卿；以直龍圖閣出知隆德府（府治在今山西長治市），徙知明州（州治在今浙江寧波市鄞縣）；還爲祕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兼職）；旋出知真定府（府治在今河北正定縣），改順昌府（府治在今安徽阜陽縣），徙知處州（州治在今浙江麗水縣）；旋罷，提舉南京（今河南商丘市）鴻慶宮。卒，年六十六。宣和三年五月，追贈宣奉大夫。邦彥事蹟，《宋史》、《東都事略》、《咸淳臨安志》並有傳，殊簡略，歲月行誼，亦每參差，至於詞事軼聞，多見宋人筆記，復多附會。具見下編事蹟引錄，不贅。大抵其人宦海浮沈近四十年，於事功無所建樹，而其長短句不惟流行於宋，影響後來詞學亦甚鉅。

邦彥著述，詞集外可考者尚有《清真先生文集》、《清真雜著》、《操縵集》，今並佚，詳見下編之詩文雜著項。其兼議禮局檢討時所修禮書，猶存《政和五禮新儀》二百餘卷，其中篇章當有出邦彥之手者，惟例不分別標注撰人，無從查考矣。陳師道嘗言：「美成箋奏雜著俱善，惜爲詞掩。」（《後山詩話》）張端義亦云：「美成以詞行，當時皆稱之，不知美成文章大有可觀，惜以詞掩其他文也。」（《貴耳集》）陳郁曰：「清真二百年來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市儇妓女，知美成詞爲可愛，而能知美成爲何如人者，百無一二也。……至於詩歌，自經史中流出，當時以詩名家如晁補之、張耒，皆自歎以爲不及。」（《藏一話腴》）樓鑰《清真先生文集序》言之尤備，引文見下編序錄。可知邦彥當時，不徒以詞名家也。惜其詩文雜著，元明之時已日漸陵夷，至清遂無所聞，方其不絕如縷之際，又無人爲之輯佚，陳後山所謂「惜爲詞掩」者，今尤然也。

考諸載籍，宋樓鑰始編《清眞先生文集》二十四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及晁公武《郡齋讀書記》所錄即此。《宋史·藝文志》集類四，有《周邦彥清眞居士集》十一卷，已非樓本之舊，當是宋時別本之傳於元者，王國維《清眞先生遺事》，謂爲邦彥家集，亦不必然。明永樂間敕編《永樂大典》，引錄邦彥詩文詞，出處多曰《清眞集》，亦間云《周邦彥集》或《周美成集》，名稱雖異，其實則一，惟未知其爲二十四卷本抑爲十一卷本也。其後明正統六年楊士奇等修《文淵閣書目》，有《周美成清眞雜著》一部，缺一冊；又有《周美成文集》一部五冊，殘缺之記載，此後則絕無所聞矣。清光緒庚子（一九〇〇），丁立中刊《武林往哲遺著後編》，中有《汴都賦》一卷，前有《重進汴都賦表》，題「嘉惠堂重刊明本」，亦不詳其來自也。

清厲鶚、馬曰瑄《宋詩紀事》，始輯得邦彥佚詩六首，丁立中因之，更得六首，並附於《汴都賦》後，且附佚文一篇。至王國維《清眞先生遺事》，又補輯得手札兩通，斷句詩二。民初，日本以庚款設東方文化委員會，有續修《四庫提要》之舉，以高橋時雄主其事，然所撰提要稿，久無所聞。十年前，忽見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一書（無出版年月），名《續四庫全書提要》，署「王雲五主持」，或高橋氏舊物耳。其中史部有王國維《清眞先生遺事》提要一條，謂王氏遺漏尚多，因爲補詩目八，文目三。至是邦彥之佚詩佚文發現漸多，然遺漏亦復不少。茲編所得，計古近體詩四十二首，各體文十二篇（已見所編《周邦彥詩文輯存》，一九八〇年香港一山書屋出版），略以著作先後爲編次。爰彙之數，一斑而已，於所謂「讀其書想見其爲人」，未必多助，然猶勝於徒觀其應歌之詞以論其人也。

雖然，彼其自宋以來，終以詞名家，據已故吳則虞先生《版本考辨》（已移錄於下編），謂清眞詞在宋高宗紹興間已有專集流行（按說本王國維），今宋刻本可考者尚有十一種，元刻有二，明刻有五，清刻有八（其中一種爲鈔本），而近人校印者有十，不詳者二。唐圭璋先生之《宋詞版本考》（見《宋詞四考》），亦著錄至三十五種之多，以一家之詞而版本之多至此，誠無出其右者矣。庶可窺其全豹者，亦惟詞集而已。故本書次第，上編爲長短句，中編爲佚詩佚文，下編爲參考資料。茲略加說明如下。

上編——詞箋

王國維《清真先生遺事》，謂清真詞集「偽詞最多，強煥本所增，強半皆是。」此通人之見也。所謂強本，即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一一八〇），溧水令強煥序刻之《清真詞》，或謂明毛晉汲古閣所刻《宋六十名家詞·片玉詞》，即據強本而易其名者，凡二卷，一百八十二闕，另補遺一卷凡十首，則毛所增也。然毛跋自稱：「余見評注龐雅，一一削去，釐其訛謬」云云，則已非宋刻眞面目矣。宋刻之一仍舊貫而傳於今者，但有《彊村叢書》本之《片玉集》十卷而已；此書爲陳元龍注，有宋寧宗嘉定四年辛未（一二二一）廬陵劉肅序，詞凡一百二十七闕，《清真先生遺事》所謂「篇篇精粹，雖非先生手定，要爲最先之本」者也。案以謂最先之本，誠不易言，然較之他本，似鮮僞託之作，較爲可信，故茲編一以陳本爲主。陳本所無，而見於毛本，可信非僞者，亦間採數闕補入。

昔王若虛言：「東坡嘗謂太白集中往往雜入他人詩，蓋其雄放不擇，故得容僞，於少陵則決不能。」（《滄南詩話》）竊謂清真詞仿佛少陵詩，其章法句法，命意下字，自成一格，不易學步習容。張炎《詞源》云：「美成負一代詞名，所作之詞，渾厚和雅，善於融化詩句。……作詞者多效其體製，失之軟媚而無所取。此惟美成爲然，不能學也。」夫「作詞者多效其體製」，則僞託定多；「此惟美成爲然，不能學也」，則辨僞亦非艱也。慢詞尤易分曉，萬樹《詞律》卷三《女冠子》注云：「諸刻或以此詞爲周待制作，然其語確是柳屯田；待制縝密，不作此疏枝闊葉也。」今試取同調者兩相比對，若《西河》「佳麗地」闕之與「長安道」闕，《瑞鶴仙》「悄郊原帶郭」闕之與「暖煙籠細柳」闕，《浪淘沙慢》之「晝陰重」闕與「萬葉戰」闕，則縝密之與疏枝闊葉，精鍊之與陳濫繁種，一目了然矣。至於毛本中屬入他人之作，而文獻足以證其誤者，則唐圭璋先生之《宋詞互見考》列舉頗備。今概歸之《附錄詞》，不曰補遺，以其多非作者之遺也，亦不復加箋。所謂宋詞四大家者，東坡詞有已故龍榆生之《編年校箋》（《東坡樂府箋》），稼軒詞有鄧廣銘先生之《稼軒詞編年箋注》，白石詞有夏承燾先生之《姜白石詞編年箋校》。三家之詞多綴小序，不乏確證，清真之詞則反是。曩者唐圭璋先生見拙著《周清真詞時地考略》，因勉其效顰焉，籌思多時，終覺無從編年。然若陳本之以四景、單題、雜賦分類，或毛本之

以調名相從，亦不足爲訓，蓋無以窺其撰作之後先也。今不辭狂謬，重行編次，探其歲月仕宦之迹與夫詞風變易之故以爲序。龍榆生先生《清真詞敘論》（見《詞學季刊》二卷四期），嘗謂「清真軟媚之作，大抵成於少日居汴京時」；又謂「三十後始出京教授廬州，旋復流轉荊州，侘傺無聊，稍捐綺思，詞境亦漸由軟媚而入於淒惋」；又謂及知溧水，「其人自遭時變，漂零不偶，即性情亦因之而變化，無復少年疏雋少檢之風矣」；又謂「齊天樂」秋思、「西河」詠金陵之作，沈鬱頓挫，已漸開官溧水後之作風」；又謂「邦彥詞學之最大成就，當在重入汴京時，蓋異地漂零，飽經憂患，舊游重憶，刺激恆多，益以年齡關係，技術日趨精巧。」周詞時地，有明文可徵者少，然如龍先生之論，以意逆之，亦不中不遠矣。本編次第，頗師其意，以俟高明論定之。

清真詞集，版本最多，益以自宋以來詞選之書，採錄甚夥，故文字異同，至爲紛紜，觀諸家校勘，蓋可知矣。往往同爲一書，如元巾箱本《清真集》、明吳訥《百家詞》本《片玉集》，編次闕數悉同宋陳元龍注本《片玉集》，而文字亦不無歧異。又如《草堂詩餘》，明刊本頗多，彼此亦不盡同，其中所收周詞，文字之間亦不盡同也。若欲集歷朝善本孤本於一室，臚列而校讎之，自是勢所不能。故本編校詞，但就所見諸本，參以朱彊村之《片玉集》校記，吳則虞之校點《清真集》之類而已。自宋詞樂歌失墜，詞律之家不知樂句之理，昧於襯字之故，每斤斤於句讀之短長，多一字或少一字之是非，前若萬紅友之《詞律》，後若鄭叔問之校《清真詞》，雖間有所得，終不免刻舟求劍耳。

清真詞全集箋注，迄今惟陳元龍一家。其舉出處，或引書文字多誤，或張冠而李戴，甚而以清真以後之作爲清真用字造語之所本，諸如此類，俯拾即是。蓋古人得書不易，其所見知不及今人之廣，著述體例未備，不足怪也。今所爲箋，視陳注或有一得之長，然自惟淺薄，讀書不多，亦五十步之與百步耳。前人謂清真詞善融化唐詩，信然；惟宋詞類多如此，不獨清真爲然也。故張祥齡《詞論》云：「片玉，人稱善融唐詩，稼軒或用《楚辭》，此亦偶然，長處固不在是。」斯篤論也。又沈義父《樂府指迷》，謂清真詞「往往自唐宋諸賢詩句中來」，殊不盡然。蓋其詞多用漢、魏、六朝、三唐之詩，用宋詩者絕少，偶有之，亦稍用歐、梅、荆公三數老輩之詩而已。陳注屢以蘇、黃爲言，非也；此大抵爲沈氏所本。蓋東坡、山谷雖稍長於清真，而兩家之詩，當時猶未結集刊行，清真無由據爲典要也。至若字面之偶

合，人皆有之，舉以印證則可，謂此出於彼則非是。

《片玉集》詞只一百二十餘首，其數踴乎東坡、稼軒、夢窗諸名家後，亦減於張、柳、晏、歐，而歷代詞話論列所及者，幾乎半數，此亦他家所無也。蓋論者於他家，恒以三數首爲言，多者亦不過二三十首，裁及全集什一而已，此吾人粗檢《詞話叢編》而可知。所以致此，必有其故。至於鑑賞評議，各抒所見，或詳或略，今引錄於各篇之後，以供參考，始宋王灼之《碧雞漫志》，止於唐圭璋先生之《唐宋词簡釋》，不佞於此，不贊一辭。

「附記」一項，專以探求寫作時地，其間有可以斷言者，有懸疑以待解人者。蓋以清真生平行誼，既不能詳，詩文集又已散佚，文獻不足徵，無以參稽互證也。

中編——佚詩佚文箋

《清真集》一名，本指詩文集，樓鑰所編《清真先生文集》，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清真集》，或是宋時別本已有此稱，或是陳氏簡稱之，未可知。《清真集》於詩文之外或兼收長短句，故《永樂大典》卷二〇三五三席字韻所錄《蝶戀花》「席上賦」、《漁家傲》「席上作」，云出周美成《清真集》，毛本《片玉詞》亦屢言《清真集》不載云云。然宋刊各本詞集，未有名《清真集》者。大抵自詩文集日漸式微，獨以詞行，乃有以《清真集》名其詞者。若毛晉跋《片玉詞》，謂家藏三本，一名《清真集》，固不知是何時所刊；而四印齋覆刻元巾箱本，則亦稱《清真集》矣；近年吳則虞校點本，亦曰《清真集》，循名責實，誠有未安。今所得佚詩佚文雖無多，然既兼包矣，謂之《清真集》，或庶幾焉。

史稱邦彥「博涉百家之書」，樓鑰序亦稱其「經史百家之言，盤屈於筆下」，讀其詞猶未足證，觀佚詩佚文，乃得稍見一斑。若《汴都》一賦，不過少作，而七千三百餘言，句句皆有典實；冷僻之字甚多，母怪當時李清臣讀於神宗之前，但以偏旁爲言也。惜樓鑰所撰《音釋》不傳，無由貪功。今以其篇幅過長，不盡爲箋出處，又闕其所不知也。他作之造語用事，深僻亦多此類，愧未能盡悉，紕繆之多，固不待言。佚詩佚文亦間有版本異同，以其不似詞之繁瑣，不另闢專欄，但附注於句下。詩文既不流行於後世，評隲自尠，亦不另闢專欄，有之則廁附記中。

下編——參考資料

「事蹟」、「著述及序錄」兩項，十九皆轉載古今人之成篇，取於王靜安先生者尤多。他若清眞詞事，後世詞話之書皆錄自宋人筆記，故無所取；又若陳思《清眞居士年譜》之類，偶有一得，餘不足信，徒亂人意，亦無所取；時人佳構，文體殊異，恐其糅雜，遂亦割愛。箋用參考之書，所列尚有遺漏，未遑檢補，多屬習見者，往往別本頗多，故不言版本。

此書旨在提供研究材料。編寫時間前後只一載，本非積學有素，又復於講授之餘，抽暇爲之，舛誤特甚，所望讀者不棄，指謬匡正，幸如之何！

羅忼烈識 一九八二年六月於香港大學中文系